



二仙观道长超凡 抚琴震蒙哥

□兰梦宁

公元1258年年底，元军进逼四川，在南宋潼川府路合州钓鱼城下受阻。大汗蒙哥派人前去招降，合州知州王坚严词拒绝并杀了使者。蒙哥遂决心用武力征服钓鱼城，可一连十几天攻城，均遭惨败，气得蒙哥暴跳如雷。

在旁的将军史天泽劝道：“大汗，请息怒，钓鱼城山势险峻，要破钓鱼城只能智取。先征服民心，然后瓦解军心，钓鱼城不攻自破也。”

“怎样才能征服民心？瓦解军心？”蒙哥问道。

史天泽回道：“我们灭西夏时，俘虏了一位皇宫琴师，这琴师琴艺高超，至今我也听不懂他弹的是何曲调。不如叫他在钓鱼城下摆下琴擂。布告合州军民，若有人识得琴、讲清琴的历史者赏银百两。能与我琴师对弹，胜者，我军即撤出合州，输者斩首示众，以挫其斗志。”

蒙哥笑道：“好办法，这事就由你主办，挫挫宋军锐气。”

史天泽遵令，在钓鱼城下摆好琴擂，四处张贴榜文，借以谋杀合州文人琴师。一两月来，有十几位琴师识琴打擂遭害，他们并不是想去取胜获奖银，而是想获胜使蒙哥退军，合州军民免遭涂炭，他们却不知这是蒙哥设下的陷阱。

钓鱼城守将王坚、张珪知道后，心急如焚，却无法阻止这些爱国志士。一天下午，有军士来报：“禀将军，又有一位老道长身背七弦琴去识琴打擂。”

王坚、张珪忙上城楼远远观望。只见一道长鹤发童颜，昂首挺胸向擂台走去。这位老道长，正是铜梁山二仙观道长超凡。超凡青年时随张三丰云游四海，道法精深，品德高尚，且琴艺高超，很受恩师张三丰喜爱。得知蒙哥摆下琴擂，谋杀爱国志士，他为了揭穿蒙哥诱杀阴谋，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。

超凡道长怀抱梧桐古琴气宇轩昂走上擂台，被一牙将挡住：“老道，既来识琴打擂，还不赶快参拜大汗。”超凡抬眼一看，琴台上方虎皮交椅上坐着威严而又骄傲的蒙哥，下面琴台侧坐一年约五十、面带忧伤的秃顶琴师，身边站着八个刀斧手，袒胸露背，大刀横肩，脸带凶光。

道长面不改色，声若洪钟地说：“贫道乃大宋子民，怎向尔等下跪？贫道来自对面铜梁山二仙观，道号超凡。尔国设擂比琴又非比武，琴者，乐也，乐者天下之合也。贫道今天是来与琴师切磋琴艺的，理应以礼相待，方显贵邦之文明。”

蒙哥听了道长不卑不亢的话语，心里一惊！暗想，老道决非等闲之辈，遂问道：“既来比琴，老道长可认识我国琴师之琴？”

超凡冷笑道：“这是一台亡国之琴，名‘奚琴’也。”

琴师见超凡说出琴名，还讽刺为亡国之琴，顿时羞得面红耳赤。蒙哥见超凡不但识琴，还征服了琴师，他强作镇静，命秃顶琴师弹上一曲，与道长比赛。

秃顶琴师拨动琴弦唱道：“金戈铁马踏西夏，奚琴随军走天涯。十七年东饮黄河水，民风淳且雅。贺兰山下，瞭望草原无涯。遍地红花，奔驰着牛羊骏马。党项族勇士，保不了祖国大夏。亡国呀，亡国者，哭唱故国烟雨

花。”

琴师唱毕，蒙哥问超凡：“道长可识此曲？”

超凡道：“这是一首亡国之曲‘恨难消’。”

琴师点点头，“请超凡道长赐教！”

超凡取出古琴，正正衣冠，焚起香，拨动琴弦唱道：“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”

秃顶琴师听了，凄然泪下。他又弹起了“西夏谣”：“北风瑟瑟，红日西下，六月飞雪，飘飘洒洒。美丽的西夏，瞭望草原无涯。遍地红花，奔驰着牛羊骏马。党项族勇士，保不住祖国大夏。亡国啊，亡家。西夏子民没有了祖国，没有了家。心酸痛，泪如雨，仰天长叹，血泪浸黄沙。”唱腔哀婉凄凉，闻者泪垂。特别是蒙军中党项族士兵顿感亡国之痛，掩面抽泣。

蒙哥听了心中不悦，他对超凡说：“你能弹一曲相对吗？”

超凡不语，拨动琴弦，唱道：“多少恨，昨夜梦魂中。还是旧时游上苑，车如流水马如龙。花月正春风。多少泪，洒长空。山河碎，大厦倾，孤臣勇士同仇敌忾仍保宋，尔休想设下陷阱杀义士，揭穿阴谋一场空。”

骄横的蒙哥被识破真相，凶相毕露，大怒：“你胡说！明明难对，反说设陷阱。”

超凡哈哈大笑：“昔三皇五帝兴音乐，用于宗庙以荐祖考，用于天地以享鬼神，用于朝廷以彰威严，用于筵席以娱宾客。真没想到你堂堂蒙古大汗，竟用卑劣手段，借比琴诱杀爱国志士，真是可耻至极。”

超凡道长愤怒地拨动琴弦，高唱岳飞的“满江红”，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……”最后一句因用力过猛，“砰”的一声琴弦断，超凡道长口吐鲜血气绝身亡。

蒙哥大为震撼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南宋国运衰，义士仍捐躯。可叹，可叹！真志士也。”他传令厚葬超凡。

王坚、张珪见到此景，潸然泪下，命全城军民祭拜超凡道长。

蒙军数月攻钓鱼城无果，1259年7月21日，蒙哥爬上瞭望塔，观望钓鱼城内情景。只见钓鱼城内演武厅前帅字旗迎风招展，斗志昂扬，城内千亩良田，遍地金黄，军民忙着收割，天池里荷花盛开，儿童嬉戏。蒙哥还想仔细看看布防，忽见钓鱼城东门火光一闪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眼前一黑，蒙哥身中流矢，不久卒于军中，蒙军遂撤围北还。

超凡道长大义之举，仍在民间传颂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合川区文联副主席）

70年前 大米名称知多少

□孙炳林

1957年春，我家居彭水县一个场镇，当地粮站无大米。每月，我持城镇居民购粮证去邻近的沙坪“四合庄”粮站，购的大米带红色，当地称为“花红米”，煮出来的米汤显浅红色，红饭粒胖嘟嘟的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较原始的加工工具产的大米，另有一些名称……

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，武隆县羊角镇街边的一块空坝子，镇政府筹资，用木材修建了一间约200平方米的平房，专用于粮食买卖。

每逢二五八集市那天，个体米贩在此粮食市场各占一席之地，在地上置放一只直径约1.5米的簸箕，簸箕上盛放几十斤重的大米粮袋，另放一只木料制作的上口小、底部宽，用于计量的量具（升子，是石、斗、升，其中小的量具，每升约5~8斤）、外有长约20厘米丁字形的圆木刮棒。

买卖双方视大米的成色议价，大米加工时间短一点的，颗粒表面仍有少量未尽表皮的米，称之为“糙米”。大米颗粒的表皮全部除尽的米，称之为“熟米”，口感要比“糙米”好，但营养成分要差一些。

由于各位卖主的大米成色不一致，其价格买卖双方议价显得很神秘。那个年代，男同志都穿长衣，买方握住卖方一只手的手指，藏在卖方长衣下面比手指头议价，买方比画手指的价格过低，卖方摇头不认同；换一个手势给买方，直至买方和卖方都认可。此时，站在旁边的第三者对他们的议价毫不知情。

成交后，卖方将大米舀进木量具的升子，上口冒出了一座小“山头”时，即用丁字形圆木刮棒，削平山丘上大米，买方端起量具的升子，将里面的大米倒入自备的口袋。

1953年，国家实施计划经济，个体农户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粮站称为“交公粮”。国家粮站收购的稻谷装入粮仓。粮站招民工加工大米，加工的工具具有木料制作的磨子（又称木槎子）、筛子、风车、石碾槽等。

是年，羊角镇街上赶白马集市、土坎集市的小商小贩失业了。我母亲也改行，加入羊角粮站加工大米的队伍。由于加工的工具落后，出大米成品效率低，粮站凭购粮证供给市民的需求量大，加工人员工作很忙，我母亲常常早出晚归。放学后，我常和小伙伴一起去工地东瞧瞧、西望望，加工的大人们忙得不亦乐乎。

第一道工序，推谷子。木料制作的磨子，上下两部分中间接合处，是数条有规律间隔的薄木板，狭窄的空间嵌入细长的竹条，形成磨齿。稻谷经磨齿脱去谷壳，市民称为“谷糠”。市民烧柴火，灶门前备一些“谷糠”，时不时抓一把“谷糠”撒进灶膛，顿时火光闪亮，加大火力，可节省木柴用量。

第二道工序，用风车借助风力，分离出谷壳、米粒。刚出谷壳的米粒外表有一层皮，这米粒叫“磙米”。用“磙米”煮的米饭，很经得煮，口感也差，难咽下肚。

第三道工序，筛选米粒中少量谷粒。一只直径约1.5米的竹筛子上方木棒的中点用绳吊悬空，筛子底部有两条人字架竹竿。民工用双手握住竹竿上下左右不停旋转摇动，将风车分离后“磙米”中少数谷子渐渐旋转到筛子中间，分离出尚未脱谷壳的谷子。

第四道工序，用石碾加工。在地上设长两米、宽约30厘米的石槽，在石槽中间有四根高约两米的木柱组成四方框架，框架中吊一个约1.2米的圆石滚子，石滚子两端延伸的木棒末端，有约20厘米的横木把手。

民工用双手推动石滚子一端木把手，石滚子在“磙米”槽中来回不停地滚动，石滚子与“磙米”摩擦渐渐将“磙米”的表皮磨成粉末状，经筛子分离，这些粉末人们称之为“米糠”，“米糠”是喂肥猪长膘的好饲料。

由于“磙米”在石槽内受石滚子碾压，难免有少部分“磙米”被压碎，被压成小颗粒不成形的小米粒，称之为“碎米”。“碎米”不列入市民定量供应，粮站以低价出售，加工的民工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。

我外婆把“碎米”推成粉末，把红苕煮烂后加入“碎米”粉，用手搓成一团一团的加火蒸熟，制成“碎米粑”当主食。

20世纪50年代后期，大米加工进入机械打米的时代。以前加工大米的磨子（又称“木槎子”）、木制风车、竹筛子、石碾子等，已静静躺在历史博物馆，无声胜似有声地告诉人们：我们曾经是为人们物质文化生活作出过贡献的功臣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退休教师）

重庆晨报《黄葛树》副刊 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推出《黄葛树》文史副刊，内容立足重庆本土，放眼全国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事件亲历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信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

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，提供银行卡开户行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cqcb2023@sina.com

故事类投稿邮箱：cqcbgsh@126.com

